

光孝寺大殿

徐 續

艷紅的木棉花帶來了燦爛的春色，曾被稱為廣州“五大叢林”之一的光孝寺，在祖國的春天里，顯得更加莊嚴雄偉。光孝寺是廣東最古的建築物，它在1954年9月底開始重修，1955年11月初完成。全部修建工程均保持了原來的形制。重修後的大殿，充分呈現着這座古建築的光輝的藝術價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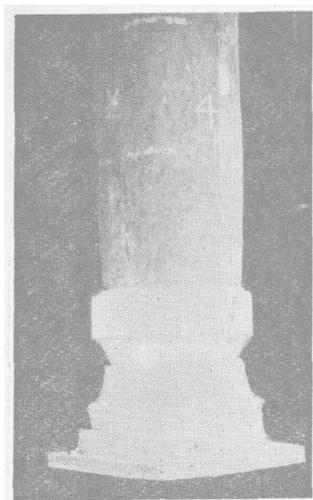
一千多年的寺史

在古榕的濃蔭里，光孝寺的殿構經歷過悠久的歲月。廣州曾有俗諺說：“未有羊城，先有光孝”，這一說法雖不能據以認定光孝寺的建築早於廣州建城，但可以確信它是廣州最古的寺院。根據廣東地方文獻記載，光孝寺原址是西漢南越王趙佗第三代孫趙建德的故宅，附近一帶就是秦末南海尉任囂的墓地。三國吳時代（公元221—280年），余姚的學者虞翻，得罪了孫權，初次被貶到丹陽涇縣，後來又再貶到廣州，他將趙建德的故宅辟為園林，手植

了許多蘋婆和訶子樹，在這里聚集了數百個門徒，講演易學。故此當時叫這里做“虞苑”，又名“訶林”。

十多年後，虞翻死了，他的後人將園林捐做寺宇，名為“制止寺”。從這時起，這一片土地才由南越時統治百粵的王者之居變為佛教的寺院。東晉安帝司馬德宗隆安元年至5年（公元397—410年），印度克什米爾（古代的罽賓國）地方的僧人三藏法師曇摩耶舍到廣州來傳教，在制止寺內興建了一座五間的大雄寶殿，改寺名為“王苑朝廷寺”，又名“王園寺”。這是光孝寺建大殿的最早記錄。

六朝時代，印度僧人航海到廣州來的很多。宋武帝劉裕永初元年（公元420年），那羅拔陀三藏在寺內始創戒壇，建立制止道場。據說，這位僧人很喜歡那些訶子樹，說它是西方的“訶梨勒果”，可見那時還是訶樹成林的。梁武帝蕭衍天監元年（公元502年），智藥三藏從印度帶來了一株菩提樹，種在



圖一 大殿修建前的梭形柱，它表現着獨創的地方性風格

戒壇前面。梁武帝普通7年至大通元年間(公元526-527年)，印度王子達摩和尚帶來了釋迦牟尼的衣鉢，在寺內傳教，這對中國佛教界發生很大的影響。陳武帝陳霸先永定元年(公元557年)，西印度憍禪尼國和尚波羅末陀三藏在寺內譯過佛經。唐貞觀19年(公元645年)，寺

名改為“乾明法性寺”。到了唐儀鳳元年(公元676年)，中國佛教禪宗六祖慧能在菩提樹下剃髮，這是在廣州傳說很廣的故事。此後，寺名還經過多次更換。唐會昌5年(公元845年)改稱“西雲道宮”，唐大中13年(公元859年)復稱“乾明法性寺”，宋建隆3年(公元962年)改稱“乾明禪院”，宋崇寧2年(公元1103年)改稱“崇寧萬壽禪寺”，宋政和元年(公元1111年)改稱“天寧萬壽禪寺”，宋紹興7年(公元1137年)改稱“報恩廣孝禪寺”，21年再將“廣孝”改稱“光孝”，從此“報恩光孝禪寺”的名稱才一直沿用到現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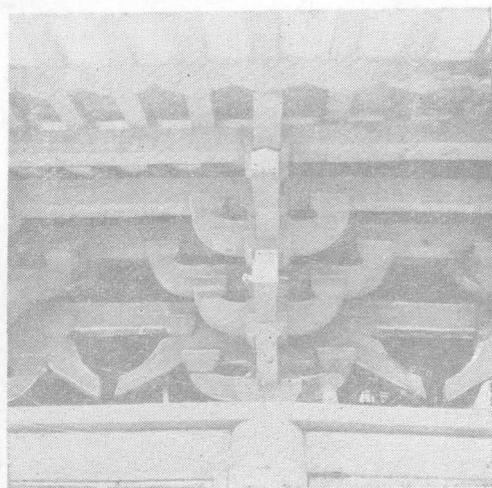
光孝寺從虞翻的訶林舊苑到建立寺宇，這一千多年來，經過歷代的變遷，地方面貌當然有很大的改變。這正如清初廣東詩人屈大均的詩所說的：“虞園雖有古浮圖，訶子成林久已無；一片花宮生白草，牛羊爭上尉佗都！”但是，光孝寺的大殿和後來陸續增築的許多座殿宇，這些古建筑卻留給我們以豐富的民族文化藝術遺產。

獨創風格的大殿

光孝寺大殿，據文獻記載，雖然是東晉時代所創建，但現存的建築物，是不是東晉的原建築，却不能輕予肯定。光孝寺於南宋咸淳5年(公元1269年)曾被火焚燬一部分殿宇，重新建築起來，重建的這部分有沒有包括大殿，還不知道。單就大殿本身自宋以來的重修工程，有文獻可考的就有宋代政和、紹興、淳祐，元代大德，明代永樂、嘉靖、崇

禎，清代順治、道光各個年間一共十多次。其中清順治11年(公元1654年)由東莞人蔡元正捐資重修的一次，便將曇摩耶舍原建的5間改為7間；更近的一次，在清道光12年(公元1832年)，則裝修過大殿的佛像。因此，光孝寺大殿的現存建築不可避免地含有不同朝代的建築手法，而且會有較多的宋代的建築手法，由於這樣，要定這座建築物屬於那一時代，是有相當困難的。儘管這樣，光孝寺大殿的建築形制，無疑是在祖國木構建築藝術傳統風格上，還加上地方手法，所以它具有中國建築那種雄偉、莊嚴、華麗、美觀以及南方古建筑所獨有的特點。

大殿在修建前已經很殘破了，中央文化部對它的修復，極為重視，1954年即撥出巨款重修。現在按照原來形制修建起來的煥然一新的面貌，不必是對古建筑有過研究的人，也會感覺到中國古代建築藝術的光輝成就。大殿的正面7間，進深6間，整座建築在用石塊砌起來的台基上，無形中使大殿升高，氣象特別巍峨壯觀。它的結構以木材為主，由柱和樑、枋、桁支撐起來，因而不必依靠牆壁負擔重量，開門設窗，均可听便。殿的頭柱斗拱承托著屋檐，使屋檐向外展伸，這樣便減少了立柱和橫樑交接點的剪力，樑木不容易折斷；同時也保護了樑柱不受風雨侵蝕的破壞，而且取得充分的陽光。殿的上蓋是兩重檐，兩檐之間有一列魚鱗明瓦窗。殿頂正脊兩端向上飛翔，檐角向外遠伸，作翼狀翹起，



圖二 大殿的下檐斗拱是一抄双下昂的重拱六鋪作，特点是左右泥道拱面上各伸出一個斜昂，這種風格是全國各古建筑中所僅見的

脊綫剛柔并重；脊上的瓦飾裝置，都非常美觀。從整個形制來看，它的結構謹嚴，均衡對稱，一方面既合乎力學上的要求，一方面又形成了一種極其富麗堂皇的裝飾藝術。

大殿最突出的地方手法是采用中間粗、兩頭略細的“梭形柱”。這種形制在國內各地的古建築還很少發現。我們知道，我國隋唐時代（公元589—935年）保存下來的古建築，一般都是直柱，即使是宋代標準制度的建築，柱的上部也不過有三分之一的“卷殺”，元明時便連“卷殺”的形制也消失了。光孝寺大殿這種“梭形柱”，兩頭都有很明顯的“卷殺”，這和宋代柱頭稍有“卷殺”或一般的直柱有著顯著的區別。“梭形柱”在南方發生過一定的影響，如建築于清道光年間（公元1821—1850年）的廣州五仙觀大殿，便仿效了光孝寺大殿“梭形柱”的形制。光孝寺“梭形柱”的柱礎也很特異，它用石頭雕鑿成好像須彌座的形狀，高達70—90厘米，遠比北方古建築的柱礎為高，這是適應南方氣候借以防潮和防白蟻的做法，而它的風格是全國古建築中所僅見的。

其次，大殿的斗拱也表現著地方手法。每朵斗拱都是一抄雙下昂的重拱六鋪作，它的特点是每朵的左右泥道拱面上各伸出一個斜昂。這獨特的風格也在南方形成了一個流派，廣州不少廟宇的斗拱就是模仿這種形制的，甚至潮州最古的開元寺也深受著它的影響。此外，大殿平樑兩端所採用的曲綫形的“叉手”，也是地方手法之一。

保持原來形制的重修工程

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在過去一年來，以大部分的力量投進光孝寺大殿的重修工程，在整個工程中，該會的工作人員、施工單位的工程師、建築工人們，都盡了最大的努力，才使得這項古建築保持了原來的形制。做到保持形制是首要的要求；因為所謂古建築，無論在造型上和表現技巧上，都反映著一定歷史時期的地方社會生活面貌，是和當時的現實要求相適應的，它不能與我們今天科學藝術水平迅速進展下的建築相倫比；現在按大殿的原來形制修建起來，是為了保護民族遺產，為了提供研究古代物質文化史和提供推陳出新的實物資料，意義上和那些建築工程中的復古主義是沒有相同之處的。

大殿重修施工前的測繪工作就歷時3個多月，這一工作是非常複雜的。那時大殿破爛不堪，殿頂

的正脊大部毀壞，上下檐和后檐瓦面下沉，部分樑架的樑頭腐爛，殿內8條金柱就有6條腐朽到不能支撐樑袱，許多斗拱也有糟朽和松樺的現象。著手規劃重修，是採取了細緻的繪、摹、映、拓這四個步驟進行的，對於每一部分結構的方圓曲直、彎角斜正，以及花綫圖案、雕塑鑄刻等，都作了詳細的描繪和紀錄，並加以攝影。殿內每一朵斗拱的尺寸是不一樣的，因此在測繪時就要逐一計算尺度，非常紛繁艱巨。其中還有些部分已經殘缺不全，又經過慎重地參考旁証，加以補充。這樣到了動工時，已經將施工實測圖修正了好幾次。繪測工作完成后，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和若干有關部門組成“光孝寺修建委員會”，將全部工程委托廣州市建設工程局第三建築公司施工，前後歷時13個月，工程才告落成。

大殿正面的門窗和月台的踏蹠（步階），在這次修建中得到恢復原來的面貌。在修建前，踏蹠是設在月台的前端的，但根據一幀1909年所攝的光孝寺照片來看，月台前端的石板上刻有簡樸而優美的古錢圖案，而沒有踏蹠；同時在施工中卻發現了月台的左右兩旁有踏蹠的痕跡，可以斷定它原來的形制是從兩側上落的。因此按照圖片和實地研究，分別建成東西兩面踏蹠。門窗也按照圖片所顯示的加以復原。

更換殿內的8條金柱，是一項比較艱巨繁重的工程。因為這些金柱大都腐爛，必須更換，但柱身粗長，很難找到這樣的用材來換造，修建委員會為這個問題進行了專門的討論研究，才決定用鋼筋混凝土代替木材，式樣還是依照原來的金柱建造。

對於殘缺不全的部分結構，工程中碰到過一些困難，但經過工程師、專家、古建築工作人員的共同研究，發揮了集體的智慧，最後還是得到了解決。例如平樑上的“叉手”的補造，就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。最初在施工當中，從平樑的兩端看到了舊有的卯榫痕跡，可以推斷它原來是有“叉手”的，但是叉手的方圓曲直就不得而知，後來從光孝寺的伽藍殿、廣州五仙觀、南海神廟等古建築反復找尋旁証，終於認定大殿的原叉手為兩邊斜中間凸起一條綫的曲綫形，和北方古建築的叉手在形制上有很大的差別，因而補造了四對叉手，使這座建築的地方風格得以保存。

殿頂的瓦飾在修建前也是殘缺不全的。正脊兩旁的“鷓尾”（廣東稱為鰲魚）已崩壞不堪，但從它粗略的輪廓還辨認得出和本殿上檐角的脊尾獸很相像，和寺內六祖殿的鷓尾也是一樣的，可以作為復原的根據。此外，在測量期間，在上檐底下發現有棄置在那里的黃玻璃豹子、伽藍像、伽攢像3個；再就是殿脊的殘存灰塑，還模糊地看到各種瓦飾的造型，這些灰塑經過攝影放大和拓繪，便得出飾物的形貌。所有這些殿頂的飾物計有將軍、和尚、蛟龍、鰲魚、斑豹等30個，全部由佛山鎮著名的陶都石灣花盆第三聯營組重新燒制而成。

這些都說明了光孝寺大殿的復原重修工程是極其浩繁的，然而這一工作卻保存了廣州最可寶貴的古迹。

千年鐵塔及其他

光孝寺除了大殿之外，還蘊藏著極其豐富的歷史文物。過去寺內尚有伽藍、毗盧、韋馱、五祖、六祖等5殿，風簾、檀越、法華、慈度、法性五堂，以及睡佛閣、延壽菴、訶林社、筆授軒、譯經堂、虞翻祠等，其中大多因年代久遠，相繼塌毀，剩下來的如伽藍殿、六祖殿等，已經沒有幾座了。其他的文物古迹，有著重大的歷史價值的是兩座千年鐵塔——東鐵塔和西鐵塔。東鐵塔在大殿的東邊，建於唐朝末年五代時期南漢皇帝劉鋹大寶10年（公元967年），並且用劉鋹的名字鑄造。這座鐵塔作四方形，一共7層，高約4米，全身有一千多個佛龕，每個龕里都雕有貼金小佛像，故此又稱為“塗金鐵塔”。塔身底下用一層層的蓮花承托著，蓮花下刻有飛仙和升降龍。塔腳的須彌座則是用巨石造成的。我國目前已知的鐵塔，就推這座東鐵塔最古最大而且最為完整。它原來放置在廣州開元寺（今惠福西路的玄妙觀），到了南宋端平年間（公元1234—1236年），才由光孝寺主持紹喜遷到這裡來，還建了一間護塔的房屋。光孝寺這次的重修工程是包括大殿和東鐵塔的，該塔的須彌座，於1954年9月已修葺完成了。西鐵塔在大殿的西邊，建於南漢大寶6年（公元963年），比東鐵塔還早4年，是劉鋹的太監龔澄樞同他的女弟子鄧氏三十三娘出名鑄造的。它的造型、佛像雕刻和東鐵塔相彷彿。在南寶慶年間

（公元1225—1227年），光孝寺住持和尚了闍建了一座房子來保護它；元泰定元年（公元1324年），住持和尚慈信曾修理過一次；到了清末，因房屋倒塌，壓崩了4層，現在只剩下3層，因此它不像東鐵塔那樣完整。

虞翻原來布置的訶林，自然找不到半點痕迹了，但是訶子樹歷代都會加補種，宋紹聖初年（公元1094年），蘇東坡在惠州寄書給程正輔說：“廣俸書報，近日颶風異常，大木盡拔，乾明訶子樹已倒，此四百年物也。”那時的訶子樹遭了颶風，大多摧折了，大概以後又再經補種，所以在明朝末年寺內還有五六十株，後來不知在什麼時候被砍伐將盡，現在保存下來的就只有一株了。

光孝寺的菩提樹也是很有名的。自從六朝時印度僧人智葯三藏移植起來之後，一直活到清嘉慶5年（公元1800年）才給颶風吹倒，扶植不久便枯死了。但在此以前，韶關南華寺曾將這樹分枝去種，嘉慶7年（公元1802年）又從南華寺取回小枝補種，所以，現在的菩提樹還是原植那棵的後代。佛教南宗六祖慧能在此樹下削髮做和尚時，當日的住持法才把他的頭髮埋在地下，並在上面建了一座“瘞髮塔”。這塔7層，高6米多，宋、明、清都修理過，現在還保存著，已經是1200多年的古物。

大佛前面西南角上的石經幢，高1米多，八面都刻有“大悲咒”，字迹已模糊不清，它是唐寶曆元年（公元825年）建造的。大殿前面台基上的一對法幢，高約4米，六角七層，每層鑿有佛龕，建築年代也很古。此外，寺內還有元泰定元年（公元1324年）鑿刻的達摩像和六祖像碑，唐神龍元年（公元705年）宰相房融遺蹟洗硯池，以及相傳是達摩洗飯鉢的洗鉢泉（井）等。大殿前後左右都有用石頭雕成的“重台鈎欄”，除了歷代修配的之外，後面的一列石鈎欄是最原始的建築，它的造型粗簡質樸，風格優美，也顯示了獨特的石雕手法。

光孝寺的一木一石，都是古代勞動人民智慧的結晶和勞動的成果，有著不朽的文化藝術價值，它不僅是廣州或是中南地區古建築中的瑰寶，也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產中極其珍貴的古蹟之一。（本文首頁的圖是重修後的光孝寺大殿外觀）